

书间道
Book Review

今年,新版《红楼梦》在争议声中热播,与之相关的图书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掀起一阵阵的红楼热。比如,苏岑从社交角度谈的《非常品红楼》,87版编剧刘耕路从诗词曲赋分析的《红楼诗梦》,刘心武就人物神态描写谈起的《红楼眼神》,从经济角度来解读的《红楼梦贵族生活揭秘》等红学作品。被冠以同人小说类型的《红楼梦杀人事件》,以惊悚的书名与推理故事,架空了人们对红楼的留恋。

但是,一本构思精巧、语言诙谐、借古喻今的《曹雪芹访谈录》强烈地吸引了我。我深深明白,最恶搞的东西不一定是创新,但是,

红学家“棒喝”曹雪芹

最用心的文字一定能打动人心。这本书的视角与叙述方式非常大胆,但是所表达的主题却平实得无奈,甚至有点心酸。

在主人公“我”的梦中,曹雪芹穿越三百年的时空,还魂了,向记者身份的“我”大倒苦水:“组织上当年工作也很繁忙啊,经常组织一些乾隆诗歌鉴赏会,鼓励大家学弘历体,和珅体也学过一阵,还开了批判和珅反动文艺思想大会,那场面,人山人海,红旗招展,当时的文坛领袖都在大会上发了言。我是听说啊,那会场得组织里的才能进去,我不行,进不去。后来参会人士在散会后,还出了本合集《从头到脚批和尚》,那书可火了,各大厕所都有备货。”

一声声,碎碎念,无所依靠的落魄,被边缘化的凄凉无助,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谁曾想到,凄苦大半辈子的曹雪芹,却因为《红楼梦》造就了无数吃香喝辣的红学家,这真可谓是曹雪芹栽树,红学家乘凉。如今,又有多少红学家,在酒足饭饱之余,慷慨激昂地指点红学事业。作者作为业余粉丝,正是不满足于这种现状,大胆陈言,借助新颖独特的思想性和看似天马行空的情节性来还原红楼本质,

试图颠覆传统的红学理论。其间,讽刺当今社会、文坛、官场的沉疴痼疾,直指人性中自私自利的灰暗面,让人不由得拍案叫绝。

其实,自古“文章憎命达”,有多少好文章都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产生的啊。不经历生活的磨砺与命运的摔打,而是沉浸于饱暖思淫欲的温柔乡中,是不可能产生伟大作品的。一个伟大的作家,要有一种睥睨群小的气魄,要有一种傲视天下的豪情。曹雪芹没有必要羡慕那些顶着体制内高帽的“乾隆诗歌鉴赏会”会员,也根本不屑于与之为伍。须知,伟大的作品是惊天地、泣鬼神的,而不是用来惊作协、泣兆山的。

为给粉丝圆梦,曹雪芹的灵魂与主人公“我”千方百计地寻求出版《红楼梦》后三十回内容。孰料,被嘲笑、被挖苦、被封杀。作为红学家的权威代表,“王大师”以一种怒不可遏的姿态,棒喝想出全本《红楼梦》的曹雪芹:“或者有人读书就是想看书里写的美女,这又有什么不好?这些人也是很大的读者群。只有靠我们,我们引起了争议,引出了热闹。当然,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你,是为了我们自己,为了我们自己的饭碗……两

百年来,这已经是一个产业了。在前辈的口水上,我们已经建起了自己的宏伟大厦,我也在这座大厦上增添了小小的瓦块,这座大厦就叫红学……是的,红学是你的,但红学不是你一个人的,红学也是我们的,更属于我们。我们做了这样多这样多,就为了一个饭碗,而你竟然想轻松地把这一切都击溃,想把我们的红学大厦从根上铲除。我该怎么对你?”

曹雪芹在阴间被红学家集体排挤打压,没想到到了凡间依然逃脱不了被驱逐的命运。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,红学家必须将自说自话的红学事业继续下去,不论是谁都无法阻止。即便是曹雪芹再世,也徒唤奈何。这到底是一种荒诞的可笑臆想,还是一种真实得可怕的现实呢?

缔造者被缔造的机器及其保守力量所绞杀所吞噬,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。这是人性的本质在作怪。因为秩序一旦形成,一股维护程序的机制便形成,而且日益变得顽固保守,任何企图借尸还魂、托古改制的行动都是不允许的。即便是缔造者,也只能被动地沦为维护既定程序的工具。

黑居易

新书推荐
New Books

《午后四点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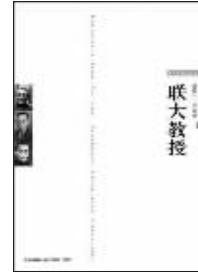
埃米尔退休后与妻子朱丽叶搬到了乡下。刚住下来,邻居贝尔纳丹就来敲门,并且从此每天午后四点准时来到。一个深夜,埃米尔听到贝尔纳丹家有机器的声响,过去一看,发现贝尔纳丹竟躺在汽车的驾驶室里,开着汽车的发动机想中毒自杀……

《异兽图志》



本书邀请90位欧美当代知名视觉艺术家齐聚一堂,成就史上首部异兽概念创作合辑。艺术家们以漫画、摇滚海报、滑板绘图、奇幻插画、拼贴、童书插画、动画、商业艺术等各种表现形式,呈现出超乎想象的异兽,配以人们熟悉或全然陌生的奇闻异事,给你震撼的视觉感受和想象体验。

《联大教授》



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丰碑,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书写了一段中国大学的传奇。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。”西南联大实际上的主持人、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如是说。而教授才真正是联大之精魂,本书是联大师生倾情之作,或描摹同事之神气,或状写师长之风采,显现出联大上下艰苦卓绝之精神。

《动物医院三十九号》



本书讲述了各种各样的小动物,到医院看病期间发生的有趣故事。有的小狗走丢了,哭着来找医生写“寻主人启事”;有的猫不甘平庸,在市场上卖自己画的“动物医院医生生气时画像”……书中充满着纯真感和想象力,简单有趣,同时感情深沉,是一本集纯真、童趣、可爱和深刻于一身的绘本。

悦读
Happy Reading

一天早晨,38岁的文学教授大卫·凯普什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“重量为155磅的海绵联合体”,他感到“震惊、恐慌、愤怒、绝望、迷失、彻底的无助又孤独、深深的失落”。他/她/它究竟是男,是女,还是物?一团混沌。有趣的是,手脚尽失、三感被夺的乳房,唯性爱感受和哲学思考比以往更甚。他/她/它时而咆哮诅咒、歇斯底里,时而平心静气地对隐私和身份作一番形而上思考,归总下来“最好别再去想什么我曾经是个文学教授、情人、儿子、朋友、邻居、顾客、委托人,或者公

“乳房”的焦虑

民”,简言之,放弃做人的守则。可是,什么又是做一只乳房的操作呢?

读来真是荒唐透顶。不过古怪之外,《乳房》自有罗斯的用意。罗斯是名副其实的美国魂的描画师,他笔下的主人公经常一人身兼三四种身份:美国男性+白人+犹太裔+知识分子,年富力强,情欲旺盛。而身份和性别并置为罗斯一生创作的两大主题。可是,罗斯何以如此执迷于拿知识分子开涮?笔者以为,知识分子素以理性主义为其治学做人的标杆,也比普通人更懂得头脑的力量,罗斯的心思,未尝不是考察在身份/性文化冲突中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意义,并将之推及到普罗大众。《乳房》中,大卫的第一反应自然是要追问自己何以变为乳房。他不相信关于“荷尔蒙和内分泌失调”的医学诊断,因为“无论从生理学、生物学,还是解剖学的角度来说这都是不可能的。”但很快,在“知其所以然”的诉求碰壁之后,其思维迅速滑落至非理性的深渊,

深渊,他认为自己疯了,而乳房不过是自己的“幻觉”。当人们告诉他,他就是只乳房而没有患上精神分裂,他又把关于变形的启示推至宗教赎罪的高度:因讲授《变形记》而灵魂出窍,或者上帝让他的潜意识梦想成真,或者干脆就是与前妻离婚招致的天罚。

我们看到,即使步步推进到与理性完全背离的纯粹妄想,其原动力仍是大卫一以贯之的理性主义。理性的一大悖论在于无法解释和接受非理性现象,而就算是顶顶不靠谱的变形,固然无稽可考,无非是非理性的另一个指称,乳房亦不过是个隐喻罢了。而现实经常性地扭曲与变形,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。在罗斯勃勃野心的《人性的污秽》中,主人公每一次机关算尽的选择都意味着对真理的一次背叛,到终了,一个居于弱势地位、血管中留着黑人血液的犹太少数民族,竟自动落入了种族主义的窠臼,造成知识分子人伦和道德的全面溃败。在这里,理

性完全沦为动物性的趋利避害本能了。《乳房》篇幅要短小得多,译成中文仅三万余字,但火力更猛,目标更集中,讽刺也更为惊心——大卫力图证明自己已疯,一面还在为自己的小聪明沾沾自喜:“如果说我还是一个疯子——我还是一个乳房,这么说我还是一个疯子——那么毋庸置疑我就是我的同类里一个最最知书达理、能言善辩的疯子。”理性丢盔弃甲一路败逃,借装疯卖傻才得苟延残喘。由此,知识分子高高自诩的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差异,在罗斯笔下竟成一捅就破的糊窗纸。

不过,罗斯到底是知识分子的一员,深深浸染其中,恨之切,爱之深。到末了,他照例还是心甘情愿地为他笔下的主人公们收拾残局。他用里尔克诗歌《远古的阿波罗残像》最后一句来安慰痛不欲生又精疲力竭的大卫—乳房:“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。”既然改变或者变形是生活的常量,踢不走,灭不掉,那么,就学会与之共存吧。

黄夏

先读为快
Read Faster

《趁现在年少如花》很叛逆,一种有别于《猜火车》的叛逆。

谁的青春不曾疯狂?以至于一部描写苏格兰叛逆少年的《猜火车》,引起全世界年轻人的共鸣,并将其奉为叛逆版的《圣经》。可是我与《猜火车》共鸣的只是叛逆的心情,而非经历。吸毒、滥交、盗窃,我没有做过,也从来没想要去做。

因为青春,所以叛逆

读《趁现在年少如花》,一种熟悉感扑面而来,这就是我的叛逆青春啊。一种特属于中国80后的叛逆模式,有别于其他国家,也有别于我们的父辈。

80后,计划生育后的一代——骄纵;改革开放后的一代——视野开阔;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代——有独立思考能力。所以早恋式的叛逆对我们来说太清淡了,早孕式的叛逆对我们来说太傻太天真,早死式的叛逆对我们来说太鲁莽。有80后特色的叛逆青春是这样的,像书中的吴奕,认准了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,便奋不顾身、万劫不复也不在乎,用他的话说“每个男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哥伦布,他知道危险,却要做”。吴奕看似玩世不恭的公子哥,骨子里却一身正气,这就是80后男人的叛逆青春——亦正亦

邪,有一种枭雄的气魄。或者像女主角万紫,半疯半勇,总是做些离经叛道的事,却又都有自己很酷的行为准则。她编造出一套奇妙的理论来解释自己的挥金如土,让人觉得万紫式的挥霍是一种美德。这就是80后女生的叛逆,华丽、狡黠、甜美,叛逆是她们傲慢的姿态。还有魏何、大周,他们或迷乱或颓废,但追根溯源都是为了捍卫最纯粹的友情、爱情和理想。

我们的青春岁月,因为我们过早地表现出叛逆,早早地被恨铁不成钢的长辈们命名为“垮掉的一代”。可是我要说,80后的叛逆,不是因为“垮掉”,而恰恰因为我们是“觉醒的一代”,个性的觉醒、创造力的觉醒,注定了80后别样的生活态度。80后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,所以会不自主流露出一种精英意识,哪怕他在颓废

的时候。我理解的精英不是穿prada,开大奔,那可能是煤老板。精英是一种内在的东西,比如我们随手关灯时想到的不是节省电费,而是节约能源。我们的社会责任感总是被严重低估。在《趁现在年少如花》里,千喜把80后的生活态度糅在故事情节中,故事是吴奕、万紫、克拉拉的,而态度却是你我他所有80后的,我在阅读时总是忍不住想说:“对啊,我们就是这么酷。”这本书击中我,就在于它描写的是我们最真切的叛逆青春,不是《猜火车》般西式的,也不是《血色浪漫》般老式的,而是80后特有的。

青春的叛逆与阅历无关,与勇气有关。人越长大,就越患得患失了,那些青春禁忌游戏,现在不做,就永远不会去做了。这就是“趁现在年少如花”的意思吧。

晴天